



前妻

胡英 著

7

I247.7
1093

前 妻

胡 英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1982.12

前 妻

胡 英 著

责任编辑：王 璞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198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48,000 印张：9 2/3 印数：1—11 23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945 定价：1.05元



目 录

前妻	(1)
山里人	(9)
宝贝	(34)
花癲	(63)
冤家	(84)
中秋月	(93)
守夜	(123)
赶圩	(136)
龙行虎步	(154)
开汽车的“火车司机”	(177)
古老头	(194)
雨夜	(222)
熬夜	(233)
张“天师”和他的弟子们	(250)
牡丹图传奇	(268)



前 妻

昨晚她来了，来得那么突然，那么出人意外。
难道真的是为了……他至今还象在做梦。

窗外春雨濛濛，朔风阵阵，桃花已经含苞，
冒绿的柳丝拂着窗棂。

他披衣坐在床头，两眼发直发涩，脑子里一
片迷乱。

床前五屉柜上的那一网兜无核蜜桔，红得似
玛瑙，甜得象蜜。但至今他没有动它，他虽有些
咳嗽。因为是她送来的，谁知包藏着什么意思呢？
他还想不明白。

分手三年了，虽是和平分手，没有吵闹，更没兴师动众，上法院回答审判人员的问话时，两人的态度那么冷静，口径那么一致，好象离婚的不是他们，而是别人，连法官都感到吃惊，以为他们是开玩笑哩。可分手后，她没来过，三年中从未来过，他也没去找她。好象两个萍水相逢的朋友，礼节性的握别后，没有留恋，没有怨恨，象天外失去的一道彩虹。

昨晚，她牵着孩子，却突然出现在他门前，她脸上还挂着昔日那种淡淡的宽宏大量的微笑，只是孩子乐乐，比三年前高了一个头，怯生生的，不再认识他了。

她是来破镜重圆的？——这是他最先出现的惊疑。

不，她或许是来要东西的！——这是接着的判断。

她的体态似乎没有变，身段还那么匀称，服式还那么入时，只是头发改了式样，原来是短纓纓的运动头，现在改成了日本妇女式的高高的圆球型，衬着那张饱满白皙的脸，两弯美丽的新月型的笑眼和淡淡的酒窝，似乎比过去还年青漂亮了。显然她的生活过得很满意。

她开始也似乎有些拘谨，但很快微微一笑，还低着头拉了拉孩子，轻声说：“乐乐，叫爸爸。”

孩子却瞪着圆圆的大眼，怯生生地往后躲。

他心中好象被什么猛然一刺，不知是惊是喜是疑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只感到有股什么往上涌，忙别过脸。

她的脸刷地红了，似乎感到自己失了口，忙对孩子说：“乐乐，你不是喜欢楼下那些花吗？可只准看，不准摘，好么？”孩子点点头，乐蹦蹦地走了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她落落大方地坐下来。

“还好，谢谢。”他礼节性地回答。

“听说你晋升工程师了，还发表了两篇论文，特来为你祝贺！”她一脸甜笑。

他惊疑地望了她一眼，还是礼节性的应酬：

“哪里，滥竽充数。请喝茶。”

她接过茶，致谢地点点头：“三年多没见到你了，带乐乐来看看你，也让你看看他。”

“她想破镜重圆？她不是已经和一位汽车司机结婚了吗？难道又……”他陡然起了疑心。

“这也是我屋里小杜的意思，”她接着说，“这次他出车带回些无核蜜桔，叫我顺便带点来给你尝尝。”

他又惊异莫名了：是后夫小杜叫他来的！

她慢慢地呷了一口茶，环视着房子的四周。室内摆设和他们结婚时一样，只是家具上蒙着层

灰尘，窗户和屋角挂着蛛网，沙发上堆放着脏衣服。

在这里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多，她对每件家具都是十分熟悉，很有感情的。她每天收拾、打扫、擦洗，不知留下过多少指印、汗水和深沉的爱，但后来她发现，他们的结合是历史的误会，只怪那不要文化的愚昧的年代。当时她刚刚初中毕业就下了知青点。他呢，是大学毕业的技术员，因父亲是“老右”，也被安排到知青点管伙食。或许是同病相怜，两人很快心心相印了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们结合了。可不久她就发现，他们之间不但性格上差异颇大，在文化知识上更象隔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。他孤僻、冷漠、性情古怪，除了爱自己的专业，好象对什么都没有热情。在家庭她好象不是他的妻子，而是他的女佣。开始，她忍让，想用温情感化他；后来她发现，一切都是徒劳。正如有人说：夫妻过于迁让，等于埋葬爱情，也决得不到真正的爱情。她决心不再忍让了。

那年夏天，她有意做了件藕荷色的连衣裙，当着他的面，在大穿衣镜前试穿，且扭动着腰肢，左瞧右看。

他生气地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做了这样的裙子？”

“怎么？你看我穿合适吗？”她反问。

“我看你可以当电影演员了。越来越不象话！”他满脸阴云地往靠椅上一躺。

“当电影演员有什么不好！可惜我不够格。”她也下意识地往靠椅上一躺，决心与他平起平坐。

“告诉你，我不喜欢，懂吗？”他恼羞成怒。

“有味，我穿什么也要你规定？”她针锋相对。

“你是不是想叫别人喜欢？”

“你怎么理解都成，反正我喜欢。象你喜欢抽烟一样。”

“没想到，你对丈夫竟是这个态度，这样没教养。”

“没想到，你对妻子这样粗暴，这样不尊重妇女。”

“你硬铁了心？”

“我看你早冷了意。”

“那我们离婚，马上离婚！”他跳起来。

“听便，只要你愿意！”她别过脸。

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立即写了报告。她虽哭了，但再没委屈求全……

眼前这熟悉的一切，使她心中涌起几分怜悯：“你的生活习惯还是老样子，得找个人帮助呀。有主了吗？”

他怔了怔，弄不清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淡淡

地说：“谢谢，我过得很好。”

她平和地望着他，眼里包藏着笑，又试探地问：“请你别误会，今天我想来跟你说件事，不知该不该说，或许这样的事请别人来说更好些……”

他警觉起来，并又立即出现第一个判断：他果然是来破镜重圆的。他们离婚时，她曾神情凄楚地留过一句话：“以后你有什么困难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你捎个信，我一定帮忙。我有什么难处或许也来找你的。不要不是爱人就是仇人，我不会那么庸俗、浅薄。你放心！”当时他认为是多余的外交辞令，没想到今天……

“什么事？你说吧。”他点上一支烟，下意识地吸了一口。

她望望他，沉默片刻，开朗地说：“后来我考虑，我谈和别人谈也一样，我家小杜也天天催我来，所以我还是来了，也顺便来看看你。”

小杜也天天催他？他立即得出第二个判断：她是来要钱要东西的。分手时，她只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和一床铺盖，还主动提出要孩子。说不愿拖累他，更不愿苦了孩子，只要他每月负担十五元生活费。是不是眼下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见他晋了级，还有点稿费，她又后悔了，想在经济上翻案……

她见他一声不响，又认真地说：“请你不要误

解了，这不是怜悯，更不是笑话你，我们是出于对你的关心。”

“有什么你照直说吧，何必拐弯抹角呢！”

她莞尔一笑：“你们厂的张萍，你认识吗？”

“张萍？”他愣了愣。

“就是你们三车间的那位张技术员。”

“你问她干啥？”他还是云里雾里。

她斟酌着字句说：“不知你们平日有没有接触？她爱人因公死亡两年了，现在还没有对象。听说她要找事业志趣相投的，我看她性格比我好，文化比我高，我想你们如果结合，会合得来。”

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哪有离婚的妻子回头给前夫作介绍的！他仿佛受了极大的污辱和嘲弄，悻悻地说：“我不需要这样的怜悯！”

她尴尬了，脸红了。难堪的沉默。

好在这时孩子进来了，提着个漂亮的洋娃娃，挥着小手喊：“妈妈，妈妈。我们回去吧！叔叔说了九点钟到车站接我们呐。”

“这是谁家的，玩了怎么不还人家？”她问。

“楼下老奶奶说是这位叔叔买给我的。”

他一听，五脏六腑又乱了。一种父爱，顿时使他满腔愠怒化成了冰水，只感到浑身发冷。他真想扑上去搂住孩子亲一亲，叫他喊爸爸；可他

没勇气这样做，只轻声说：“拿去吧，乐乐。”

这时，她倒冷静了，站起来平静地说：“或许我不该来给你说这些，我们不过是出于一片好心，希望你有个幸福家庭。因张萍与小杜的表姐熟，据说她对你有些好感。没想你还只有大丈夫脾气，根本不了解女人，根本没有爱……”她牵着孩子走了，留下这蜜桔和他的彻夜失眠……

窗外春雨濛濛，朔风阵阵，开始冒绿的柳丝拂着窗棂。他叹了口气：“难道真有这事？是我庸俗、浅薄，无礼？不，即使是真的，叫她出面也太莫名其妙了！”

他跳下床，洗漱罢，决心去看场电影，把心中的烦恼冲掉。但当他转身望见那一兜红艳艳的蜜桔时，又犹豫了：是小杜叫她来的，是她的意思，更是小杜的意思，并说张萍对他已有些好感。如真是如此，我要不要去看看小杜呢？难道我真的那么庸俗、狭隘，那么不通情理？他软塌塌地跌落在沙发里，有名的大丈夫第一次没了主见。



山 里 人

—

黄昏，我进了花竹寨。夕阳把重山密林的浓荫一下倾泻到沟底。山，象是树木迭起来的巨壁，把一条山谷公路紧紧地夹在中间。路两边黑黝黝的林木象是受了大山的指使似的，争先恐后地一起往胡同似的公路上压过来。夜色沉沉，山溪哗哗，一只杜鹃在远远的密林中传出清脆的叫声，山林显得更加幽深寂静。

越往里走，山越高，林越密，天也更加黑

下来了。我这还是第一次进入这样的黑山老林，一个人在山道上走着，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，心脏忽然扑通扑通急促地跳起来，全身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紧张，于是我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。

拐了一个急弯，忽然见对面山坡上白花花的片银光，原来是月亮出来了。这时，月色下，寂静中，从前面什么地方，蓦地传来一阵阵隐隐约约的叮叮咣咣的响声。我警觉地侧耳听一听，心里觉得很奇怪，在这深山密林的夜路上，那里来的铃声呢？想喊一声，觉得太冒失，甚至害怕招来猛兽的袭击；不喊吗，心又放不下来。我踌躇了片刻，决定还是赶上去看个明白，于是便屏住声息，更加加快了脚步。据我估计，约莫只走了三百来米的样子，便爬上了一个山坡，借着依稀的月光往前望去，只见前面路边上影影绰绰，好象有一团黑影在缓缓地移动。稍停，忽然从那儿又传来了一声吆喝：

“咩……”

这一声我完全听清楚了，原来是一个人。接着叮咣声没有了，黑影也停在那儿不动了。我壮着胆子三步两步地赶了过去，走近了才看清楚，原来那是一辆老式的胶轮牛车，一条大黄牯驾着辕站在路边安然地甩着尾巴，牛车上堆满了一捆捆的树苗。叮咣声就是从那牛颈脖上系着的铜铃

铛发出来的。牛车旁有一位六、七尺高的大汉子，正在把一根压着小树的圆木搬开，将小树扶起来，然后又从车上拿出一把铁铲，用心地培土。在这深山黑夜，我找到了一个伴侣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，直等到他把一切弄停当了，才有礼貌地问：“同志，请问这儿离黑山冲还有多远？”

那大汉好象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身边来了一个人似的，他回过头来向我走近一步，顺手捞了把树叶擦了擦手，才热情地看着我说：“不远了，只有七八里路。”

我几乎吓了一跳，心想：山里人说话口气真大，七八里路还算不远了么？接着我又问：“黑山冲伐木场还有多远？”

听我这一问，他显得更加热情起来，反过来问我道：“哦，你是去伐木场？有什么公事吗？”

“有公事，是个紧急的任务。”我特别在“紧急”二字上加重了语气。

他抬起头打量了我一番，笑道：“那好！上车来吧！我送你一趟。我就是伐木场的，事情可以公开吗？”

我一听他就是伐木场的，高兴极了，赶紧跳上了车，说：“哪有不能公开的，还希望你们大力协作哩。”

“呵，那很好，是从长沙来的吗？”他一边催牛，一边问。

牛车很快地拐上了公路，踏着月色，在曲折的山间大道上缓缓地移动着。寂静的山谷中又响起了一串串清脆的铃声。

“从长沙来。我是采购员，要为柘溪水电站工程定一批特殊特殊的电杆木。”这时我方才那种紧张惊惧的心情已经完全消逝了。我舒适地蜷曲着身子靠在树苗上，一面欣赏着这深山的月色，一面愉快地回答着他的问话。为了强调这种材料的规格要求，我有意连用了两个“特殊”来形容。他听了，笑着回头看了看我，问道：“要特殊到什么程度呀？”

主杆长要十二米，尾径十八公分，充梢树，笔直笔直的，有点疤子和裂纹都不行……”我一口气说了十多个“特殊”的规格要求。他还没有等我说完，就哈哈大笑起来了，这笑声是那么响亮，简直叫我吃惊，在这四无人迹的高山密林，似乎到处都在回响。我开始感到了我这位新伙伴，是一个豪放的人。我心里想，难道这就是他们山里人的性格特征么？

笑声停止了，牛车踏着月色，在山道中静静地走着。一路上他又几次下车，在路旁栽得整整齐齐的树苗的缺额处，补了几次苗。他对每一个

缺空都不放过，每一根树苗都栽种的那么认真仔细。我看着看着，心中猜想，他一定是一位出色的林场工人。等他上了车，我便拍了拍车上的树苗，试探地问：

“老师傅，这些树苗都是买来的吗？”

“嗨，在我们这地方，这还用买？前些时青年垦荒队在山外边开荒——今年他们公社准备扩种五百亩红薯，把这些野生树苗都挖了。你看，这都是多好的树苗啊！我看到可惜，便顺路把它们捡了回来，至少也可以栽几十亩山嘛。”

说着，车子突然拐了个急弯，在我们眼前马上呈现出一片宽阔的地带。月光下，远远望去，四周群山嵯峨，好象高耸入云的天然围墙。山谷中是一片宽敞的平坝。坝子上，灯光闪烁，好似一片繁星堕落在这幽静的山谷里。大汉指着那灯光屋影告诉我，那就是他们的林场。

这时，牛车在山道上滚动着，不久就进入了黑山小镇。啊！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所在啊！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向你炫示着林区的风味。一式的木壁房子，壁板都一律油着桐油，灯光下，闪着彩色的光辉。所有的窗户都安着旭日东升式的放射形的木格子。每栋房子都设计有走马楼。街道的上空尽是绿茵茵的瓜棚，金黄色的南瓜花，碧绿翡青的瓜藤叶蔓，在电灯的光亮中，红绿相